

榜单

《少年派2》

问鼎电视剧热搜榜

据7月23日的芒果TV实时数据统计，都市家庭教育剧《少年派2》问鼎电视剧热搜榜。该片由李少飞执导，张嘉益、闫妮领衔主演，讲述了大学毕业在即，四位高中时期的好友林妙妙、钱三一、邓小琪、江天昊与家人各有困扰，但依旧向阳而生、努力前行的故事。随着主人公们从象牙塔迈向新生活，《少年派2》接棒前作，以温馨治愈的基调，观照初入社会的青年及其家庭所遭遇的难题，面对代际沟通的困惑、家庭生活的矛盾、青春职场的顺逆，“少年团”站在人生新的十字路口，直面现实“痛点”及挑战，与剧外同样处于新阶段的同龄人实现共鸣。

排在榜单第二位的是由刘闯执导，黄磊、刘奕君、海清等主演的现实主义温情剧《张卫国的夏天》。该片“在荒诞中夹杂着现实辛酸”，讲述了中年失意的京剧团道具师张卫国，和戏班师兄林宏年在经历一系列大喜大悲和鸡飞狗跳之后，直面真实的自己，“逆转”生活危机的故事。

排在榜单第三位的是都市励志剧《匆匆的青春》。

《天生有罪》

登顶传记类图书Top100

豆瓣读书日前发布数据，《天生有罪》以9.1分登传记类图书Top100榜首。《天生有罪》是美国当红脱口秀《小崔每日秀》主持人特雷弗·诺亚的一部回忆录，主要记叙他和母亲在一起的童年与青年时光，语言诙谐，故事感人。如书名所写，在彼时的南非，特雷弗是“天生有罪”的混血儿，黑人母亲无法牵他的手散步，白人父亲缺失对其成长的陪伴。即使生活如履薄冰，特雷弗和母亲依然凭借幽默、乐观与智慧，坚强地面对未来，最终迎风翻盘。此书是自传，亦是一封写给伟大母亲的动人情书。

自传体漫画《我在伊朗长大》位列榜单第二位。伊朗女作家玛嘉·莎塔碧用黑白分明、质朴有力的图画，生动形象地讲述自己在伊斯兰革命时期成长、留学、回到祖国，最后定居法国的人生经历。书中能够窥见伊朗人民真实的生活，中东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碰撞，以及作者对亲情、友情、爱情的体会。这部作品曾获得多种奖项，被多国翻译和引进。

《众神之地》

领跑纪录片分区热门榜

日前，哔哩哔哩发布实时数据，自然类纪录片《众神之地》居纪录片分区热门榜榜首。该片是B站首部HDR调色杜比音效自制纪录片，由著名导演曾海若担任总导演，《众神之地》通过探索“雪山使者”野牦牛、“海上精灵”白海豚、“雨林巨无霸”亚洲象和“森林之王”东北虎这四大华夏神兽，来展现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与文化，揭示人与动物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。4K画质与杜比音效更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，令观众沉浸式感受天地的辽阔宏大、万物生灵的随性恣意。“小时候《动物世界》的味道”“这绝对是今年最值得一看的纪录片”，不少网友在弹幕中表达对《众神之地》的喜爱。

观察类真人秀《守护解放西3》居榜单第二位。该片以纪实的拍摄手法，记录长沙市坡子街派出所民警的日常工作，并通过一个接一个“抓马”的案件，强化普法教育。

央视百集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居榜单第三位。这部专题片全面、系统地呈现了中华文明史。（□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王欣怡 整理）

公告

为有效降低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况下高速公路通行效率的影响，做到“少封路、不封路”，为社会公众提供高品质的出行服务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等规定，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、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决定自2022年7月28日起，分别在G18荣乌高速、S11烟台高速、S19龙青高速部分路段内推行精准管控“高速通行码”系统，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适用路段及收费站。G18荣乌高速K98+331—K139+631段，S11烟台高速K000+000—K040+352段、K063+363—K080+613段，S19龙青高速K11+278—K60+433段；涉及G18荣乌高速烟馆、牟平东、养马岛，S11烟台高速烟台、烟台南、牟平南、海阳北、海阳东、S19龙青高速毕郭、招远东、玲珑收费站共11个收费站。
二、适用情形。因雨、雪、雾、霾等恶劣天气或者交通事故等影响上述路段通行，需要采取车辆限行、封闭收费站等交通管制措施的情形。
三、使用流程。收费站采取封闭措施后，部分收费站开启“通行码”系统，驾驶人扫码填写履约信息后，生成“通行码”。获得“绿码”车辆，可视情驶入收费站继续通行，但必须在承诺收费站驶离高速，对未履约驾驶人，保留追溯权利；获得“红码”车辆，应立即驶离收费站广场，重新规划出行路线。
四、本公告解释权归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、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所有。
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
烟台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
2022年7月21日



说古论今

□ 本报记者 于国鸣

前几天，启功先生所题“张大千纪念馆”匾额的照片被网友贴到微博上，又引发新一轮讨论。这幅题字之所以引发热议，因为这六个字里有两个字被涂抹重写了。网友讨论的焦点，一是启功为什么要涂抹改写，而不是重写一张？二是对于书法家在作品上直接涂改这种现象应该怎么看？

先说引起大家广泛争议的这幅题字。启功先生应邀为“张大千纪念馆”题写馆名，他欣然命笔。但这件作品并非一挥而就。题字为横幅，用繁体字自左向右写成，其中“念”和“馆”二字都是涂抹后重新写成。最后有启功先生落款“启功题”，并钤红色印章。

从整体看来，启功先生应该是在写完六个字后才进行了涂改，因为新写的“念”字在原字右下方，新写“馆”字在原字后方。显然，如果是刚写到“念”字即觉不妥，继而马上涂改，那么从整齐美观的角度来说，新写的“念”字应该是放到所涂掉“念”字的后边，排到整齐的一行里。放到右下方，只能是因为后边的“馆”字也已经写完，两个字之间的空间不足以容纳同样大小的一个字了。而“馆”字被涂掉后，就是接着在后边一个字的位置重新写成。

按说，书法家写漏字又在旁边补足，或者写错字后进行涂改，并不是什么稀罕事。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《兰亭集序》，就是王羲之兰亭雅集酒后所写，颇如行云流水，得自然之天趣，正因为这种随意，中间有颇多涂改增删之处，如“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”，初写时即无“崇山”二字，后又在旁边补上。天下第二行书即颜真卿的《祭侄文稿》，同样也有多处圈点涂改。但是，这两件作品从来没因此起过什么波澜。

启功这幅题字，为何引发那么大的争议呢？首先，这幅字是应邀题字，不是个人随意写点诗词歌赋，想到哪里写到哪里；其次这不是什么长篇文字，只是简单六个字。正因此，涂改到如此严重程度，就让人觉着不太合常理。自然就不断有人揣测，启功先生这么做是否有特殊的原因。

还有人更进一步认为，最后的“馆”字不仅涂改了，而且是写了个错字。在这里，启功先生写的是繁体字“館”。网友认为，应该写作“館”，因为“館”是指吃饭的地方，而“館”才是指用于休息或展览之处。这种说法，更引起大家兴趣：启功先生不仅是一位书画家，也是一位在中国古典文化领域有很深造诣的学者，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堪称大家。他怎么会犯这么幼稚的错误？

在这些猜测中，有一个观点让很多人觉得有道理。据此观点解释，启功先生是有意为之，也就是说故意涂抹的，他这么做的原因，是以此种方式表达对张大千某些品行

大干。那么，他对张大千哪些品行不赞成呢？网友又提出了多种说法——要是按这个方向去理解，启功先生涂改的恐怕就不只是两个字了。

为此，《书法报》专门在“观点”版组织了一篇文章，刊发业内专家对这件事的看法。书画家李庶民在文章中写道：“我认为，从启功先生的处世为人、功力学养以及此件作品的落款、钤印的认真规范来分析，既不是写错了随意涂改，也没有写错字，更不是故意调侃张大千，而是对写好后后的六个字中的‘念馆’两个字不太满意，故又重写。对比之下，后写的为优，遂将先写的涂抹掉了。”

同时，李庶民引用《说文解字》注释，“馆”乃“客舍”之义，并引用唐代韩愈文章中的使用，来证明启功用“馆”之无误。他表示：“至于还有人愣装明白，说什么启功先生‘馆’字错了，应写作‘館’，则更是妄议。”

另一位书画家安昌礼则表示，“以笔者浅见，应为启功先生考虑到此字是制作牌匾之用，对所题之字或觉不够满意，于是怜纸惜墨涂改补题，故书写字样以集字出现，没成纪念馆单独裱挂珍藏。”

对于所题“館”字之正误，安昌礼认为，“‘館’是否应为‘館’也不尽然，因古文字相互替代之多矣。”

显而易见，两位专家意见基本一致，都认为这就是启功先生率性而为，且存怜纸惜墨之举，而并无调侃或者讽刺之意。安昌礼还特别写道：“凭启功先生的学问，德艺双馨、师为世范、凛然仁者、菩萨心肠，万不可能在已允应题字时挖苦另一位与自己比肩的艺术大家。”

我曾在网络上看到过很多回忆或者介绍启功先生的文章，这些文章作者大都是与启功先生有长期交往的朋友，他们也多获启功先生墨宝相赠。在文章中，他们也大都把启功先生所赠书法作品一并贴出来，供大家观赏。在这些作品中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种现象在启功身上确实很常见。

比如，他曾给北京师范大学九四届毕业生题字“教学相长，勤深业广。无限前程，莫负理想！”这幅作品，竖排，每排三字，共五排。其后是题款及钤印。但是，问题来了，三字一排，共五排，只有十五个字，而原文却是十六字。再检视一遍，原来漏写了一个“限”字。启功先生直接在“无”字下边补上一个小一些的“限”字。因为根据书法规矩，补字要小于正文。启功把这个补写的“限”字写得比正文小，但跟题款差不多大，整体看上去，倒也并妨碍整幅作品的布局与美观。

启功曾为北师大曹文翰题字，也出现类似一幕。这幅落款写着“曹文翰同志从事摄影工作三十年题此为贺 启功”的作品，写正文时也漏了字。关于这件事的具体经过，《北京师范大学校报》的副刊《京师学人》曾对当事人曹文翰进行采访，进行过详细报道：他（指曹文翰）对启功先生最熟悉，总说启先生乐观、随和。“我一拍照他就老逗

我‘装胶卷了吗’。有时候边拍照片他还边在说话，不看镜头”。老曹摄影三十周年时，启先生为他题了一首诗：美好生活，秀丽山河，镜中世界，画上笙歌。老爷子边说话边写字，写完后一读才发觉有点不对劲。“哎！怎么落了个‘河’字。后来就在旁边一勾，填了个小小的‘河’字。他还说毛主席经常有这个情况，填上更真实。我一听他把毛主席都端出来了，就不好意思让他重写了”。

启功先生就是这么豁达幽默。他的幽默是骨子里的幽默，不说别的，听听他的一些学术讲座，讲到某些情节某些段落的时候，就如同听单口相声，一个个“包袱”抖得恰到好处，常逗得听众开怀大笑。曾有人在路上遇见他，关切地问候，近来身体怎样？启功先生一本正经地回答：鸟乎了！这回答让对方有些发蒙，“鸟乎”是个啥意思，从来就没听说过这词，就再求解释。启功回答：就是差一点鸟乎了！双方会心大笑。多了解一下启功先生的这些故事，会对他的这种“段子手”个性有更深刻的了解，也会对他对于书法的态度有更多了解。

再回到启功先生所题“张大千纪念馆”。我认为，李庶民、安昌礼等专家的分析都是准确的，启功先生这种举动，并没有太多深意。一方面，兴之所至，信笔挥洒，他对作品整体很满意，发现某个字没写好，然后涂掉重写，或发现漏字后补足，可能算是最好的处理方式，否则，整张重写未必能重现这种状态和激情，未必能写得那么好，消耗那点纸墨倒还在其次；另一方面，这也肯定与启功先生豁达幽默的个性有关，他这种性格作出这种处理方式一点也不令人意外。

如今，在各种展览或其他场合，我们很少会看到像启功先生这样涂改过的书法作品。一般说来，书法家创作完成一件作品，感觉有瑕疵，往往是直截了当地重新写一件。近几年，山东承办过多次国家级的书法展览或者书法大赛。在这种级别的赛事中，当然不会看到有涂改内容的作品，因为首先就不符合参评参赛条件。但相关评委介绍展览概况或者参评参评作品的时候，常会听到有这样一种情况，某件书法作品艺术水准不错，但因为中间出现了错别字，最终遗憾地被淘汰了。出现这种情况，中国书协原主席沈鹏曾经说，有的是因为别字和异体字混在了一起，还有的是因为书写随意性导致的。他特别指出：“写错别字比较多的情况，是把简体字还原成繁体字。如皇后的‘后’，后羿射日的‘后’，还原成繁体字‘後’，就出错了，这是不能还原的，须知那‘后’并非繁体字的简化。”

像启功先生这样，率性而为，写完后感觉不满意又率性而改，且坦然处之，不怕示之于众，并不失其风度，也不失其作品之优雅。倒是错别字的问题值得关注，书法作品里出现错别字，无论改或者不改，都有些风雅扫地了。

涂改的风雅



从《传家》的眉妆谈起

□ 田可新 韩瑞雪

近年来，电视剧追求品质精良，不仅重视剧情的魅力，更在服道化方面下了功夫，尤其以古装剧、年代戏最为突出。细节做好了，观众也更能体察出剧作的用心和剧组实力。可这服道化不同于其他，里头的门道着实多。近期的热播剧《传家》就因为服道化的精细狠狠“出圈”了，而其中最“惹眼”的，恐怕便是剧中女性角色的眉妆了。有网友表示，格外喜欢剧中的眉毛造型，古典的细眉让人整体呈现矜持的淡然之美；也有人说，女演员眉毛的弧度让人不能理解，有故意拉长之嫌，总觉得跳戏。

关注眉妆，是因为眉梢眼角，对传递感情起着重要的作用。“眉开眼笑”“眉目传情”

“眉清目秀”“喜上眉梢”“火烧眉毛”等诸多成语都告诉我们，眉毛与眼睛的互动才是一个人面部表情的核心，相对于眼珠的灵动，眉毛所在

的区域泄露出一个人的性情与日常生活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写“芙蓉如面柳如眉”，美人整张面容五官未涉，却独以眉点睛；李清照的“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”倒显得眉如心一般重要，一个在表一个在里，皆是情意的载体；而宝玉初见黛玉时，只偏偏记了她那“两弯似蹙非蹙眉”，从此情波爱念不断。

中国古代的眉妆颇为丰富，与其他部位相比，眉毛着妆的可塑性似乎更强，形、色、态皆可下功夫做文章。唐时流行的长眉、远山眉、八字眉、柳叶眉、新月眉、水弯眉……形态丰富，各呈其姿，数不胜数。著名的《簪花仕女图》中，女子的眉形就是蛾眉，短而阔，

就像飞蛾舒展翅膀的形态。而唐代其他时期也曾流行细长的眉形，前文所提的《长恨歌》中对杨贵妃妆容的描写便是例子。

“眉”不仅仅是因妆容多样而留名，其本身所受到的重视就值得一提。关于中国美妆的记载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，《楚辞》中“粉白黛黑”便可自那时候起人们便用“黛”画眉。《甄嬛传》中，有一段剧情是莞贵人（甄嬛）在沈眉庄危难之时用珍贵的螺子黛为礼赠予身在御前的芳若姑姑。其片头曲里，也有温庭筠的“懒起画蛾眉，弄妆梳洗迟”，以画眉代指化妆，可见眉的重要性。

呈现在电视剧《传家》中的眉妆，既有中国古代细长柳叶眉，一字眉的轻盈感、纤细感，又融合了西方的浓颜特点，弧线滑润，色深惹眼。当下我们的社会审美更加多元化，对